

烧火工*

刘慈欣

2011-12-28

(本文未正式发表)

萨沙站在极东岛上看着帆船在海天连线处消失，知道自己被扔在世界尽头了。他打量四周，这座世界上最东面的孤岛像一块露出海面的锈铁，毫无生机。

萨沙向岛内走去，连日的晕船让他步履虚飘，岛很小，他很快走到了中央，看到一座小丘上有一个黑洞，像一只盯着他的怪眼，洞的周围散落着一层黑煤面，他知道这是一个矿井。在洞旁边的空地上有一口大铁锅，安放在高大的石灶上，他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锅，倒扣过来能做一个大房顶，那也是他见过的最大的房顶。

*Click to View:<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170913161123/https://www.guokr.com/blog/83809/?page=2>

萨沙以前没见过很大的房子，因为他没出过远门，自从爱上冰儿，世界的其余部分对他再也没有吸引力了，但这次为了冰儿，他一下子就来到了世界的尽头。

石灶里没有火，空气中充斥着奇怪的油腥味，是从大锅中散发出来的。

矿井里黑不见底，但萨沙发现黑暗深处有一点摇曳的火光，后来他看清了那是一辆缓慢上行的矿车上的火炬，直到走近，他才发现矿车是被一个人拖着，堆满煤快的小车沿着破旧的木头轨道吱吱呀呀地移出井口，阳光照到矿工身上，萨沙看到他是一个细高的老头，干瘦黝黑，像一段从煤层中挖出来的枯树根。

“帮帮我。”老人说，萨沙于是到后面去推车。车到大锅旁的煤堆边停了下来，看来这个小矿井中出的煤全部用于烧这口大锅。

老人精疲力尽地靠着车轮坐在地上，喘息着。

“我来找你，我来求你。”萨沙说，他不用问这人是谁，肯定是他要找的，极东岛上只住着这一个人。

“我有什么好求的，一个烧火的，一辈子吃苦受累的命。”老人摆摆手说。

“人们说你能让得绝症的人活下去。”

“我自己都活不了多久了，老了。”烧火工长叹一声。

“地上的每一个人，在天上都有一颗属于他的星星，如果那颗星星出了毛病，星光照不到那人身上，那人就病了，如果星光长时间暗下去，那人就得了绝症。”

“这谁都知道。”

“你有一本大书，能从里面查出每个人的星星

在什么地方，你还能登上天，把出毛病的星星修好。”

“你病了？”

“我爱的女孩病了，绝症。我知道你在这里要钱没用，但如果你修好她的星星，我为你做什么都行，我为你去死都行！如果你不答应我，我就死在这岛上，没有她我活不下去。”

“这就是爱了？”老烧火工抬头看看萨沙，老眼发散的目力费力地焦距在他脸上，略带嘲讽地笑着，但似乎对他有了些兴趣。

萨沙没再说话，默默地跪在烧火工旁边。

“你不用去死，接我的班吧。”

“好的，我接您的班，在这岛上当一辈子烧火工！”

老烧火工不动声色地看了萨沙一会儿，突然摇着头笑了起来：“呵呵呵，以前来的那些人也都这么说，等我把他们让我修的那些星星修好，他们都走了。”

“我不会走的，我会接您的班，我发誓！”

烧火工吃力地站起身，捶着腰说：“那就试试吧，我只能每次都试试，我还能什么别的选择？”

老烧火工和萨沙开始为登天修星星做准备。

首先要造火药，用硝、硫磺和炭配制。硝和硫磺都能从矿井中采到，岛上却没有烧木炭的树木，烧火工用鲸骨代替，烧出来的炭虽然味道难闻，但细腻而滑爽。

在环岛的海滩上，堆放着许多大鲸的骨架，那些大骨架在世界边缘的阳光下雪白雪白的，在海风中发出浑厚的声响，走进一个骨架中，萨沙仿佛置身于一座汉白玉宫殿的废墟。烧火工住的小棚屋也是用鲸

骨搭起来的，上面蒙着暗蓝色的鲸皮。

造火药的进度很慢，烧火工干的磨磨蹭蹭漫不经心，萨沙心急如焚，他催烧火工快些，因为在大洋那边遥远的大陆上，在家乡的小镇中，冰儿的病正在一天天加重。

“快有什么用，”烧火工指指天空不耐烦地说，“离上弦月出来还有好几天呢，没有上弦月，怎么登天？”

萨沙每天夜里睡前都盯着星空看，盼望着上弦月的出现，那是冰儿的生机。

三天后，火药总算配完了，装了满满的一大鲸皮口袋。

下一步就是造火箭了。火箭的箭体是一颗完整的鲸牙，必须是笔直的牙，烧火工和萨沙钻进几个硕大的鲸头骨，找到了五颗这样的大牙，每颗有人的大腿粗，立起来比萨沙还高，顶部尖尖的，烧火工把它

们的表面打磨的洁白光滑。然后，他又切割打磨一些薄薄的鲸骨板，做成了十五片火箭的尾翼，每片像刀子般锋利，能切肉。他在鲸牙的尾部开了浅槽，把尾翼涂上胶水插进去，胶水是把一种牡蛎碾碎后提取出来的，那种牡蛎常粘在礁石和船底上，用刀都刮不下来。最后，把火药倒进中空的鲸牙中，火箭就做好了。萨沙曾问是不是需要试验一枚，烧火工很有把握地说不用试，肯定能行。

这些天烧火工的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自己的工作，他的活儿包括采煤、猎鲸和炼鲸油。萨沙帮着干，发现烧火工的工作极其繁重，像他这样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每天都累得精疲力尽。

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烧火，每天的烧火时间是凌晨，这时萨沙都睡的很死，烧火工没带他去过。只是有一两次，在后半夜最黑暗的时刻，萨沙在睡意朦胧中隐约知道烧火工驾着小帆船出海了，他回来时太阳已高高升出海面。

火箭做完后，烧火工带萨沙去猎鲸。萨沙第一

次看到了鲸笛，虽然以前听说过，看到它这么大还是很吃惊。鲸笛是用一根鲸的肋骨做成，弯弯的，有萨沙两个身长，像一把拆了弦的大弓。他和烧火工两人抬着才能把鲸笛送到海滩。

这时海边的浪不大，两人抬着鲸笛走到齐腰深的海水中，鲸笛大部分没入水中，只有烧火工抓着的一端在水上，“你要接我的班，就要学会吹鲸笛。”烧火工说着，把嘴凑到鲸笛的一端吹起来。

“我什么也没听到。”萨沙说。

“鲸笛发出的声音只有鲸能听到，人听不到的。”烧火工说完继续吹，手指还在鲸笛上的一排小洞上不停地按动，他双目半闭，一付很陶醉的样子，“这是鲸求偶的歌声。”

烧火工吹了一上午鲸笛，没有什么结果，在失望地返回前他最后试了一次。这时，萨沙看到远方天水连线处出现了一个水包，接着一头鲸的黑色背脊在海面上浮现了一下，然后巨大的鲸尾抬出水面又落下

，激起一圈大浪，它穿过平静的海面，向这个方向快速游来。

“快跑！”烧火工对萨沙喊道，当萨沙回头跑上海滩时，他仍在水中吹笛，直到鲸接近才拖着鲸笛转身跑上沙滩。

被笛声引诱来的大鲸触到了浅海的海底，水中传来一阵轰隆隆的摩擦声，接着，那庞大的躯体借着惯性冲上海滩，它推上来的带沙的浊浪把来不及躲避的烧火工和萨沙冲倒了。大鲸在沙滩上痛苦地滚动着，它是海洋中的动物，在陆地上内脏因自身重量的压迫受到致命的损伤，献血从鲸口中涌出，染红了大片海滩，又染红了冲上来的海浪。大鲸很快停止了滚动，在小山丘般的躯体上掠过最后的死亡抽搐。

当鲸完全死亡后，烧火工用斧头和锯剥开它的腹部厚厚的鲸皮，然后用长刀割下里面雪白的脂肪，每块都有一头猪大小。鲸的巨大让萨沙震惊，他觉得他们不是在切割一个动物，而是在一座骨肉之山上开采矿藏。他们把大块脂肪背到大锅处，石灶里已经燃

起熊熊煤火，锅底都烧红了，他们登上支在石灶边的梯子，把脂肪扔进锅里，鲸脂块沿着滚烫的锅面滑下，在喧闹的吱吱啦啦声中像冰块一样融化，琥珀色的鲸油在锅底很快聚集起来。

烧火工和萨沙从棚屋里搬出一大盘绳子，绳子用鲸皮搓成，只有小指粗细，却十分坚韧。萨沙想像不出这一大盘绳子有多长，他们两人都抬不动，只能拖着移动。烧火工把一桶鲸油泼到绳盘上，说是能起润滑作用。这是登天前的最后准备了。

入夜，上弦月终于出现了，细弯的月牙与上方的两颗星星组成了一个银色的笑脸。烧火工说他们必须尽快登天，等月牙盈起来后就不能好用了。

他们把五枚鲸牙火箭和绳盘搬到海滩上，还拿来了小帆船上的两面卷起来的帆，以及两根桅杆，烧火工说到了月牙上，这帆就要当浆使。最后拿到海滩上的是一本厚厚的大书，羊皮书封上镶着古老的徽章和铜角。这些东西都堆在沙滩上的一个大铁锚旁，烧

火工把它叫月锚，说是锚固月亮用的。

烧火工让萨沙多穿些衣服，说星空中很冷。

当上弦月在夜空中移动到合适的位置时，他们开始登天。

烧火工把长绳的一头固定在一枚鲸骨火箭的尾部，然后把火箭竖立在鲸骨制成的简易发射架上，他用手指当尺子目测月牙的位置，仔细调整火箭的角度，然后用一把细长的火炬从尾部点燃了火箭。

鲸骨火箭呼啸着升空，它喷出的火焰在海面上撒下一片跳动的金辉。火箭很快在夜空中变成一个小小的亮点，它后面拖着两条线，一条是白色的烟线，另一条黑色细线是它拉上去的长绳。那个小光点飞向月牙，最后从一个牙尖附近掠过，光点熄灭，空中的黑色细线弯曲了，长绳和火药耗尽的火箭一起坠向大海，看上去落的很慢，像一根飘落的长发丝。发射失败了。

第二次发射也失败了，鲸骨火箭撞到月牙上，

残存的火药爆炸了，溅出一大片璀璨的火星，像在月亮上放了一个焰火。

第三次成功了，火箭拉着长绳从月牙正上方越过，随后熄灭坠落，把绳子搭在月牙上，就像挂在星空中的一个大钩子上。烧火工和萨沙继续快速放绳子，鲸牙箭体的重量在月牙的另一面拉着长绳下垂，当绳盘放的只剩下薄薄一层时，吊着鲸牙箭体的长绳的另一端垂到地面，两人把绳索的两端都系牢在大铁锚上，夜空中的长绳渐渐拉紧，变得笔直，系在铁锚上的绳结在强劲的拉力下吱吱作响，把绳中的鲸油都挤了出来，铁锚被月亮在沙滩上拖了一小段，但锚尖很快钩住了沙层下坚实的土地，月牙在星空中停止了移动，被锚固住了。

烧火工拿出三小段鲸皮绳，用其中的一段把船帆、桅杆和大书捆成一捆，连接在系于铁锚的长绳两端的一端上，又用一段短绳在自己的间缠了几圈，再越过双肩并在胸前打了个结，做的很熟练。他把最后一段绳子用同样的方式捆在萨沙身上。烧火工把自己身上的绳头与长绳联结起来，与那捆东西连在同一端

烧火工拿起一把斧头说，“你年轻力壮，本该先上的，但你是第一次登天，我就先上，再把你拉上去，照我说过的做！”

烧火工挥起斧头砍断了与自己 and 货物相连的长绳的那一端在锚上的绳结，这时长绳只有一端还系在铁锚上，月牙失去了锚固，又在星空中移动起来，烧火工刚把斧头递给萨沙，自己就和货物一起被移动的月亮吊起来，萨沙同时也用力向下拉长绳的另一端，使烧火工和货物被更快地吊上天空，很快变成了夜空中的一个小黑点，黑点最后升到月牙上，消失在它的银光里。

很快，月牙又停止了漂移，显然烧火工在上面把绳子固定了，这时月亮和地面只有一根绳子相连，萨沙感觉它很像一个银色的大风筝。

萨沙把自己身上的绳头与长绳联结起来，又等了一会儿，估计烧火工在月牙上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用

斧子砍断了铁锚上的最后一个绳结。

萨沙立刻被月亮拖着飞跑起来，转眼间就被拖到了海里，在海面上飞快滑行。萨沙死死地抓紧鲸皮绳，感到头昏目眩，海浪似乎变成了很硬的东西，他的脸上和身上被打的很疼。就在这疯狂的拖曳使他崩溃时，他的身体离开了海面向上升去，显然烧火工正在月亮上拉起他。映射着细碎月光的海面向下退去，渐渐变的模糊起来，又过了一会儿，萨沙看到了下面极东岛完整的形状。他庆幸这是在夜里，在白天他会恐高的，他担心月亮上的烧火工用尽了力气，一松手让自己掉下去，但他这时明显地感到身上的鲸皮绳勒的不是那么紧了，烧火工对他说过，越接近星空，人的重量就越轻，他自己的重量显然在不断减轻，后来他也可以自己拉动绳子了，这就使上升的速度快了一倍。

月亮在上方越来越大，渐渐占满了整个视野，萨沙估计了一下月牙的大小，大约和他来时所乘的帆船的一样大。他沐浴在月亮的银光中，那是冷光，没有一点热度。

终于，萨沙伸手可以触到月面了，他以前以为月亮是坚硬光滑的，像一大块发出银光的玉石，这时惊奇地发现月面很柔软，他想，月亮不断地盈亏，当然不可能很坚硬。月面摸上去细腻光滑，像冰儿的肌肤，这让萨沙心里一动。他向月亮内部看，感觉里面似乎充满了发光的乳白色液体。

萨沙最后升上了新月的凹曲面，等于登上了这艘银光之船的甲板，银亮的月面在他的两侧向上翘起，最后缩成了两个指向上方的银尖。

他看到了烧火工，正在那里盘起鲸皮绳，在银亮月面的衬托下，烧火工瘦长的身躯更黑了，像月亮上的一只大蚂蚁。带上来的货物堆在一边。萨沙解开身上的鲸皮绳，试着迈步，他感到身体轻的像羽毛，迈一步能跃出好远。

“你那个女孩的全名叫什么来着？”烧火工问道，同时翻开了那本大书，书的目录与字典一样，可以查找所有的人名，据说活着的和死了的人都在上面。他们先是用笔画查，后用层次四角查，都没查到，

最后直接按字母顺序翻，找到了冰儿的名字所在的那一页。大书除目录外的每一页都是星图，上面画着密密麻麻的星座，萨沙完全看不懂，但烧火工只扫了两眼，就确定了他们要去的方位。

接下来他们把带上来的两面帆展开，固定在桅杆上，萨沙发现月牙凹面中央的两侧有两个小小的桨桩，把带帆的桅杆拴在上面就成了月牙船的桨，他不知道这两个小桩是什么人在什么时代建造的。

烧火工和萨沙在月牙的两侧开始划桨，与萨沙预想的不同，这帆桨划起来并不费力，两个舞动的帆与其说是桨，更像是月牙的一对翅膀。月亮缓缓改变了自己的漂移方向，向着属于冰儿的星星飞去。

这时，萨沙才有闲暇细看周围，无数的星星缓缓移过，星星大小不一，最大的有西瓜大，但一般都是苹果大小，都发出晶莹的银光，有一部分在不停地闪烁着。近处的星星看上去比较稀疏，但的前方渐渐变密，直到无法分辨出单个星体，成发光的雾状汇成浩瀚的银河。在星空中能够看到银河的全貌，它实际

上是一个由巨量星星构成的大旋涡，月牙目前正行驶在这银光大旋涡的一个悬臂上。星星不时碰到航行中的月亮上，这时它们都发出悠扬清脆的叮铃声，像夏日微风中的风铃。那些碰到月亮的星星被推出一段距离，但在月牙驶过后，它们又在后面漂回原来的位置。烧火工告诉萨沙，这些都是恒星，永远保持固定的位置。曾经有一次有一颗红色的亮星从他们头顶飞过，烧火工说那是一颗叫火星的行星，行星数量极少，只有八颗。

月牙行驶了两个多小时，烧火工停止了划桨，拿起大书，把那一页的星座模样与周围的对照，然后宣布他们到了。

“冰儿的星星是哪颗？”萨沙急切地问。

烧火工伸手划了一个范围：“这一片都是，重名的人很多啊，但我们只需找到星光暗淡的那颗。”

他们在这群属于冰儿们的星星中寻找着，烧火工首先发现了那颗暗星，在周围星星的璀璨银光中，

它暗的几乎看不到，但烧火工的话安慰了萨沙。

“我们来的不晚，她还活着，星星上落了灰尘，擦擦就行了。”

他们划动月牙驶近，萨沙伸手拿过了那颗暗星，看到确实像烧火工说的那样，这颗苹果大小的星星上有一层灰尘。

“星空中怎么会有灰尘？”萨沙问。

“一般来说是附近的一颗星破碎了落上去的。

“那个人死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一种非正常的死法。”

萨沙没有心思再问正常的死法是什么样子，他看到烧火工拿出一块柔软的海绵，老人很细心，还带来一小瓶清水，撒了一些到海绵上，然后递给萨沙。萨沙仔细地擦拭着冰儿的星星，随着灰尘的拭去，星

星迅速亮了起来并开始闪烁，萨沙沐浴在她的银光中。他发现这是一颗很美丽的星星，六角形，结构对称而精致，像一片晶莹剔透的水晶雪花。萨沙仔细地擦拭着已经很干净的星星，星星在他手中发出仙乐般的风铃声，与闪烁的银光一起，如梦似幻，如果不是烧火工催促，他可能永远也不会放手。

“行了行了，已经擦好了，放回去吧。”

萨沙恋恋不舍地松开手，冰儿的星星闪烁着，发着悠扬的叮玲声，轻盈地飘回她在星空中的位置。

“你放心，那女孩的病明天就会好的。”烧火工说着操起了帆桨，“该回去了，还有活儿要干，误了烧火可是大事。”

回程与月亮自然漂行的方向一致，所以速度很快，划桨只需调整方向就可以了。

“每颗暗了的星星都可以这样修好吗？”看着

月牙两侧掠过的群星，萨沙问。

“当然不行，比如这颗。”烧火工指着一颗近处移过的暗星说，那个星体不再晶莹透明，而是呈现烟熏般的暗黄色，从里面透出的星光暗淡无力，像风中的蜡烛般摇曳不定。

“这人老了。”烧火工说。

“你见过自己的星星吗？”萨沙指指那本大书问。

老烧火工摇摇头：“从来没有，有什么好看的？现在它和这一颗一个样子了。”

他们沉默地看着灿烂的星河，烧火工突然指向一个方向：“看！”萨沙看到了一道弧光划过星空，那是一颗流星，“那就是一般人的死法，他们的星星化成流星，大部分在落地前就烧光了，有些剩下的部分落到地上，也不过是一块平淡无奇的石头。”

月牙回到了极东岛上空，这之前烧火工从来没

说过他们怎么下去，其实方法十分简单。他们首先把桅杆和绳盘等带上来的货物向岛上抛下去，只剩下两面帆和两根短鲸皮绳，他们把绳子系在腰间，把长出来的绳的两头分别系牢在帆的两端，然后从月亮上跳下去，帆在下落中展开，成了两个降落伞。他们在夜空中盘旋着下落，烧火工准确地落在极东岛的海滩上，萨沙则落到了海中，好在离岸不远，烧火工用小船把他从海中接回来。

以后的日子里，萨沙只有等待，等待从大洋那边传来冰儿的消息。他每天都帮烧火工干活，他们一起猎鲸、采煤和炼鲸油，但烧火工仍然一次也没有带萨沙去烧火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萨沙平静下来的心又渐渐焦虑起来，他开始怀疑他们那夜在星空中所做的是否真的有用，后来他甚至怀疑冰儿是否还活在人世，他没有心思再干活了，每天看着大海发呆，盼望着天边的帆影。

四十天后，终于有一艘帆船经过极东岛，舰长

给萨沙捎来了一封信，那信像小太阳一样使萨沙的世界由阴转晴，那是冰儿的信，说她的病在一夜间突然就好了，以后虚弱了一段时间就完全恢复健康，现在又像以前那样美丽而充满活力，她盼着他回去。

烧火工疲惫地坐在旁边铁锈色的岛岩上，他已经猜到了信的内容，无力地对萨沙挥挥手：“走吧，回去吧，我知道会这样的，以前都这样。”

“不，我发过誓，我要接你的班。”萨沙说，小心地把信叠好装起来。

大胡子船长把萨沙拉到一边低声说：“你犯什么傻？我见过那个女孩，你要是失去她那可是太悲惨了，更悲惨的是你要在这里劳苦一辈子，你知道烧火工是什么样的苦力活儿，没人愿意干的，你跟我们回去，这老头儿拿你没办法的。”

“不，我发过誓。”萨沙坚定地说，送走了摇头叹息的舰长，和烧火工一起看着帆船消失在海天连

线处。

“呵呵，我知道你会留下的，所以才费那么大劲儿去登天。”烧火工说，有些狡猾地笑了起来。

“我是个守信的人。”

“不不，这和信用没关系，”老烧火工脸上现出神秘的庄重，“你懂的爱。”

“那今天夜里……”

“孩子，今天后半夜里我带你去烧火。”

这天夜里没有月亮，在后半夜微弱的星光下，烧火工和萨沙把两大木桶鲸油搬到小船上，然后扬帆出海。

海面上一片黑暗，只能看到浪沫的白色。烧火工点燃了一支鲸油火炬，黄蓝相间的火焰照亮了周围的一小圈海面，萨沙这才看出船在快速行驶。烧火工拿出一本书和一座铜钟，那书的外表很像他们登天带

的那本，但很薄。烧火工翻开厚厚的书皮，借着火光，萨沙看到翻开的书页上有一张表格。

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每天烧火的时间是不同的，我都能记住，但你需要查这张表，以后也能记住的。每天一定要准时烧火，不要早不要晚，否则会乱了时令的。”烧火工指着书和铜钟说。

一个多小时后，烧火工降下了小船的帆，船停了下来，在海浪中不安地上下起伏着。

“日出点到了，那里。”烧火工指指前方的海面说。

“太阳就要出来了吗？”萨沙紧张地问。

“马上，其实日出的时间你不用卡的太准，关键是烧火的时间。”

萨沙盯着前方的海面看，发现有大量水泡冒出，然后海面鼓起了一个大水包，让他想起大鲸在海面

上推起的水包，但这个水包并不移动。那个海水的小山丘越升越高，最后在一片水声中从中间破裂了，海水退去，那片海面上出现了一座黑色的小岛，这突现的小岛推开的水把小船也向后推去，烧火工赶紧用力划桨向岛靠近。震惊中的萨沙忘了划船，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岛，他完全看不清岛上的细节，因为岛本身太黑了，这可能是萨沙见到过的最黑的东西，像一大块吸光的黑海绵，把照在它上面的火炬的光线全部吸收了，与之相比，已经很黑的海面 and 天空这时倒显得有些光亮。借着海空的背景，萨沙看出岛的形状是一个弧形，那弧形十分完美，像一口倒扣的大锅，萨沙当然知道这只是一个巨球浮出水面的一小部分。

不用问了，他知道这就是太阳。

小船轻轻地靠上了太阳，烧火工先跳下海，然后再爬上太阳，他曾经嘱咐过萨沙，烧火前一定要先把自己在海中浸湿。萨沙把船上的两桶鲸油递给太阳上的烧火工，然后自己也从船边下海浸湿后游到太阳边，即使在这样近的距离，太阳表面仍看不清任何细节，萨沙感觉自己面对着不见底的黑色深渊，一阵眩

晕，但他的手触到了太阳表面，感觉有些粗糙，摸着像潮湿的礁石表面。两人提着鲸油桶，很快登到太阳的顶端。

“它还会继续向上浮吗？”萨沙摸着脚下漆黑粗糙的太阳表面问。

“不会，如果不点燃，它会一直这样浮在海面，就露出这么一点。是火的热力让它升起来的，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，也许和热气球的道理差不多……好了，撒油！”

他们把两桶油均匀地撒在太阳表面。

两人在撒上鲸油的太阳顶端休息了一会儿，萨沙想坐下，但烧火工不让，他说身上不能沾上鲸油，否则烧火时很危险。他们就沉默地站在这熄灭的太阳上，海风中充满了鲸油的味道，远处的海面上，小船上的火炬仍在燃烧，脚下的太阳漆黑一片，像夜的精华。

“烧火的时间到了。”烧火工说，带着萨沙走下太阳，登上小船。

烧火工从船取下燃烧的火炬，犹豫了一下，把火炬递给萨沙，萨沙把火炬扔向太阳，火炬在空中翻滚着，火焰在海风中呜呜作响，然后落在那漆黑的表面上。点燃了鲸油，黑色球面上腾起一片蓝色的火焰

“不要傻看，快走！你想被烤焦吗？”烧火工对萨沙大喊，两人操起船桨拚命划起来。

小船划出一段距离后，太阳被点燃了，海面上出现了一团金光。

萨沙感到了扑面而来的热力，他和烧火工继续用力划船。

太阳开始升起，随后升出海面的部分立刻被点燃，那个光芒四射的弧形渐渐扩大，太阳周围的海水沸腾着，涌出大片蒸汽，使那片海如云海一般。

世界上大部分人看不到这里海面的情景，他们只看到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。

天空由漆黑变成瓦蓝，白云变成金色的朝霞，周围的一切在朝阳中清晰起来：大海，还有远处的极东岛。

小船划到了安全的距离，这时萨沙才发现他们的湿衣服都早冒出了蒸汽，向回看，太阳已经完全升出了海面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
烧火工指着初升太阳说：“它升到高空，被那里的强风向西吹，到西边后风小了，太阳就降到海里，被水浸灭了，然后被海下的暗流带向东方，凌晨时到达这里并浮起来，我们再点燃它。这就是烧火工的工作，要有责任心，不能出差错，每天凌晨如果我们不烧火，黑夜就不会结束。”

太阳越升越高，世界从黑夜中复苏，海面上有飞鱼腾起，一群雪白的海鸥向日出的地方飞去……萨

沙，年轻的烧火工，伸出双手抚弄着阳光。
让他最感欣慰的是，这阳光也有冰儿一份。
2011.12.28 完稿于太原开往阳泉的车上。